

漳州古城记

□ 马力

古城是一棵树。外来人如栖枝的鸟，朝朝暮暮，衔取多少好景。

这里比大城市少了些喧沸，比乡村多了些繁华。我把眼光放出去，都是画。

街边搭盖了廊子，燕尾脊向天而翘。一些人闲坐着。他们大多上了年纪，瞅着热闹的街景，心里不闷。几个园丁正在廊前剪枝，忙活停当，离开两步，瞧瞧，花木神气多了。一旁的人，倒也合了心意，脸上挂了笑。

好些小摊摆出来。十字街头，一个姑娘身前堆着切开的橙子，手边一台榨汁机。漳州的果冻橙，皮薄肉厚，爆甜多汁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：红美人。谁想尝尝，现榨现喝。

有位妇女，支起一个方桌，摆了许多透明的食盒，盒子里盛着的，是一种看去软糯的小吃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八成是麻糕。

天色转暗。街心上了灯，一盏依着一盏，纷若从蕊。灯箱上闪出的，是各家店铺的字号。眸光一碰，夜市的繁华竟让我领受不尽。

逢着饭点儿，大酒店的调鼎之香颇能招诱胃口。都达夫说，福建天然物产富足，“又加以地气温暖，土质醇厚，森林蔬菜，随处都可以培植，随时都可以采撷。一年四季，笋类菜类，常是不断；野菜的味道，吃起来又比别处的来得鲜甜”，加之“作料采从本地，烹制学自外方，五味调和，百珍并列，于是乎闽菜之名，就喧传在饕餮家的口上了”。到了闽南，飘香的肴饌恰好给郁氏的品评做了佐证。碧绿炒鲳鱼，孜然焗鲍鱼、酱煎斑斑鱼、红烧大鲍翅、鲍汁扣海参，贵妃芙蓉虾仁诸种上好闽味，写满店家菜单，一度牵紧我的视线，味觉也给唤醒了。可我不是一个贪求饮啖醉饱的人，我实在还朝小排档上的四果汤、莲子圆、煎煎粿、猫仔粥、沙茶面、锅边糊倾心。锅边糊是用米浆做的，又薄又滑，嚼在嘴里挺有韧劲儿。汤底加了花蛤、虾米、蛭子，很鲜。再添上豆干、笋干、香菇、大肠、炸蒜，就着油条吃，真叫一个香！这才是家常味道。灶前，掌勺师傅繁忙活。瞅着瞅着，我入了神。这儿的吃食，兴许只有他们才能做出味来。当街而食，配上耳旁热闹的市声，一饮一啄，殊觉轻畅。

漳州人爱吃生烫：海蛎、猪肝、鸭肠、玉米、豆腐、海草……放进箬篱，下到一锅白水里，焯熟，滑入碗，兑上高汤，便可动筷子。好吃吗？那还用说！下锅翻煮的食材，可达百种。我见过北京街边的麻辣烫，比较起来，这里的生烫，口味可要清淡多了。

食在漳州，我看无妨这样讲。

古城的夜街，自有纯粹的市井风味，气氛也是闲逸的。漳州作家许地山说：“凡美丽的事物，都是这么简单的。你要求它多么繁复、

热烈，那就不对了。”在这里，深街浅巷中的普通门店，显出日常生活的美与光。走在这样的街上，我呼吸的空气是轻松的。假若我所见的诸般景象真的“繁复、热烈”，反会受不惯。

老街人家，爱这平日的烟火气。

尤为夺人的，是具备美的形式的建筑。漳州文庙，最应费些字句。它在修文西路。庙墙的颜色是红的，歇山式殿顶上的鳞片也是红的。四近宅舍无法与其比美。太阳好的时候，檐脊上密覆的瓦片一片明耀，宛似赤色的水波轻轻荡漾，雄峻的楼殿蓦地显出生动的神情。

庙门前，泮池在焉，不是半圆之状，而是长方形，也无拱桥，很像一个规整的水塘。明太祖洪武元年，始设漳州府。府治在龙溪县，即今漳州市芗城区。我游览的漳州古城，恰为其地。这一塘水，成了府学的象征。

我入庙，不看仪门、丹墀、祭台何等堂皇，也不看大成殿檐下的蟠龙廊柱怎样崇壮，且从正脊那番飞鸢跃凤的气韵中领略闽南栋宇的建造之妙。我另有所寻。行至东庑北端，我的眼珠定住了，康有为亲撰并手书的《重修漳州学官记》碑立在这里。

康有为擅以波澜老成之笔，书写时世之艰，又好为议论，而寄慨尤深。为漳州学官所撰之记，劈头一句“人类不能无数也”，乃全文之警策。“于《春秋》有据乱、升平、太平三世之等”，更是言及他的思想核心——三世说。康氏《春秋董氏学》是一部鼓吹变法的著作，里面讲：“乱世者，文教未明也；升平者，渐有文教，小康也；太平者，大同之世，远近大小如一，文教全备也。”在他看，所谓“三世”，是孔子的非常大义。在《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》中，康氏亦阐述此种历史进化论，云：“每变一世，则愈进于仁。仁必去其抑压之力，令人自立而平等，故曰升平。至太平而人人平等，人人自立，远近大小若一，仁之至也。”他宣扬孔子之说，将“仁”看得很高，几可视作个人、家庭、社会、国家伦理的根底。臻此完美境界，当然要靠文教，故而“吾国数千年来，袈裟缙绅逢掖莘莘，皆奉孔子为国教。郡国州县立庙置学，皆严孔子之祀，读孔子之经”。偏在东南一隅的漳州，立学于北宋庆历四年，又因朱熹来此，以儒为教，方有“巨儒辈出，理学炳盛”的局面。人泮读经，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，中国的先圣古贤，早已做着人格教育和心灵建设的工作了。

一心向儒的康有为，认定孔子之道须臾不可离离。非儒疑孔的社会现实，令他劳心切切。他在《重修漳州学官记》中所发慨叹，不离抱定的三世说。在他看，一世有一世之政体；据乱世用君主制，升平世用君主立宪制，太平

世用共和制。这成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。他不赞成自下而上的革命，主张自上而下的改良。甲午之殇，促进变旧法、行新政意识的觉醒，他更是蓄志图变，力倡“定立宪，开国会”，以创新制。武昌首义，推翻清朝帝制，跟康有为的宪政理想不合，庙貌过眼，当然心有戚戚。

自辛亥来，升黜圣教，废学弄经。并孔子之庙亦以驻兵，系马于楹星，倚弓于大成。庭虎荒榛，颓墙败瓦，讲学之堂，鞠为茂草，圣贤失位，青衿绝影。用至道接坠地，廉耻扫尽。以此立国导民，将为禽桀。耗矣哀哉。

这是康有为《重修漳州学官记》中的一段。字句历历，青石之碑因之神伤。写这篇记那年，康有为已经六十多岁了。不光年老，锐意也被风雨消磨得不浅。真如唐人所谓“毛血日益衰，志气日益微”了。幡然一变还肯写记，缘何？或曰，是应人之请，而且不白写，润笔较丰，《龙溪新志》里有“致酬千金”一说。请他的人，叫黄仲琴。在漳州教育史上享大名。黄仲琴是潮州人，跟康南海同为南粤之士，也算有些乡谊。（黄也是许地山的好友。许在香港病逝，他在林语堂主编的《宇宙风》上著文以悼。此篇文章，我到提笔的这一刻，也还未曾读过。）据闻，康有为没来过漳州。身未至，文字却已到了。可以确信，在一意业儒的他心中，以学为政的漳州文庙，分量不轻。

风云之世，到底远了。旧的日子悠悠退去，新的日子悠悠到来。永不熄灭的，是那历史的光芒。

香港路的路口，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守着一个摊儿。摊主不揽客，不吆喝，有路人停下，含笑相迎。这几个年轻人也许把街市的情形端量一番后，才选定这个过客较稠的地方。他们卖的是一些光亮的小摆件。砖柱上扯出红色条幅，写着一行字。噢，原来是集美大学的学生，来这儿搞创业实践。好！他们的脑子里，大概装着许地山写下的那六个字：“向上望，向前行。”生活的涛声在大学生的心底激响，我听见了。

潮润的晚风，送来浪漫的歌与笑。青春的灿影，泛上他们的脸颊；理想的彩梦，重回我的心头。

在陈嘉庚兴教之基上建起的集美大学，设于厦门，离这儿，没多远。

人在漳州。本地人是“主”，生命的根扎在这里，纵使远走四方，满心仍是无限牵念。外来人是“客”，哪怕未受此间水土养润，也能体贴这份深深的记挂。

无论是主，无论是客，总会因一种东西而彼此相契。这，就是乡情。

谢公宅前虚月白

□ 郝归舟

到安徽当涂大青山谢公宅，合该是一个清风绕弦、凉波吹瑟的明月夜。月华如练，沉静如霜地洒满亭台与城阙，又在波光粼粼的湖心拓下一笔山光云影。时有空寂的流光如水一般蔓延上来，渲染了衣襟，一切皆温柔如玉，风吹庭树，款款可听。

此情此景，恰如李白当年来到这里时所闻所见，“竹里无人声，池中虚月白”。古来论诗之人，多赞叹诗中“虚”字用得极妙，月光明灭，亦真亦幻，如在目前。

如今，我也站在了同一处。谢公宅前的小池依旧碧波荡漾，映着乱山影落，芳草芊芊。这池，传为当年谢朓在宣城筑宅时亲手所挖。风过曲栏，池边草木垂下眉眼。我掬起一捧池水，看它如珠玉般从指尖滑落，似又见林下旧地故人来。

故人为谁？李白追随谢朓的脚步来到此地，于松萝成径、碧水回环之间，打捞一片诗海中沉寂的月色。

他是爱月之人，笔下写遍了九州月光，也曾呼作白玉盘，也曾看月出天山，也曾停杯试问明月几时来。他最仰慕的人，也是素白如明月、身披满身月光、风华绝代屹立在青史里的“小月亮”——谢朓。

谢朓，就是李白“一生低首谢宣城”的那位“谢宣城”，也是他“解道澄江净如练，令人长忆谢玄晖”的那位谢玄晖。李白一生追慕谢朓，就连死后都与谢朓同归大青山，埋骨为邻。一座大青山，伴着两朝风华绝代人。

谢公宅处处都有谢朓的痕迹，谢公井、谢公祠、谢公楼……星星点点的遗迹犹如明艳的山花，四散盛开在大青山之间。手指轻轻抚过青砖，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当年人的余温。

谢公宅留下了许多谢朓的石刻与墨宝。在寂寞如雪的人生旅途中，他所到之处，常以笔墨排遣幽情，寄寓离愁别绪。宣城是他停留较久之处，却也算不得太长，不过区区两年。他的一生太仓促而又太寂寞，似乎总是在昏昏无垠的黑暗中捕捉着零星的吉光片羽，最值得解颐者，便是数百载后，得遇李白这样一位知音。

谢公宅的后院有谢朓读书处。我去时错过了开放时间，只好从窗户缝里略一管窥，但觉形制清幽，满院清嘉风景，一树雪白的花在溶落月色里纷扬。当年那吟诗的白衣青年，便在这扇窗前载葑子立，遥望着天边冰轮几圆缺，松梢风露渐变，青山也沉睡了，碧水溪风温柔地吹过眉目，抚平了那些清词丽句之间凝结的愁绪。

谢公宅的风格极为秀丽简朴，是很典型的文人住宅，不见多少世俗尘寰气。门前一丛翠竹，竿竿挺拔，千枝万叶随风摇动。步入

宅院，可见谢朓沉吟赋诗的塑像。质地是极干净温润的汉白玉，谢朓眉眼朦朧，眸光悠远，似遥望着天边远山。塑像虽然着了官袍，却缓带轻裘，大袖如云，带着一种六朝名士特有的洒脱风度。乍看似有些些不协调，可若是联系谢朓的一生来解读，却能发现塑像的形貌实在是把握得很好——他一生确实都在仕与不仕、入世与出世之间游走，命若琴弦，直至最后凄凉死于狱中。

谢朓生在陈郡谢氏日暮西山之时。“旧时王谢”，六朝时期最鼎盛的乌衣世族、将相门第，到了谢朓这代，已经完全游离在中枢朝政之外。祖辈谢安淝水弈棋、北府鏖战的风流佳话早已远去，他没有了朝堂叱咤风云的资本，却意外获得了一份纵情山水、游目骋怀的纯天然真。谢安未曾实现的东还海道、归隐山林之志，终于在他身上得到实现。

谢安是陈郡谢氏的“大月亮”，于东晋危难之时力保社稷，位极人臣，清晖如许，朗照了家族一整个时代的辉煌。李白仰慕谢安建功立业，道一声，“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净胡沙”，可若要他当真去选，他终究还是会选择成为“小月亮”谢朓。

“谁念北楼上，临风怀谢公。”李白用很多不同的爱称来称呼谢朓，只在极少数时候称“谢公”。谢朓去世时不过三十多岁，似乎远不及可以称公的年纪，于是更多时候，李白便叫他小谢。“中间小谢又清发”，李白顺着小谢的遗迹看了又看，总道是“今古一相接，长歌怀旧游”。

其实我来访谢公宅，也有同样的感觉。走过那一片青黛瓦与雪白墙、草木丛与烟波路，总觉得古今的界限在每一次转身间模糊了，似乎穿过这条曲折的回廊，到尽头的蔷薇花下一过眼，那日春衫如画的青年就还坐在那里，静静地读一卷诗。

可惜俯仰之间，俱为陈迹。当年李白在此处感叹“池中虚月白”，对着谢公井，看着谢朓从前久久凝视过的那一轮明月，他心中在想些什么呢？是故人，是轮转更迭的光阴，还是那早已作古的六朝岁月？死生不复矣，他道了一个“虚”字，说这是“虚月”，大约也觉得明月依旧，只是看月的不再是从前的人罢了。

李白对着当年谢朓的遗迹感叹，而后，他也成了漫长时光中的一道剪影，成了历史长河中被后人敬仰的璀璨星辰。后的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明月还是那轮明月，只是看月的人换了又换，来年大青山前明月如故，知与谁同？

我离开谢公宅时，唯见月色一白，流照山间似霜落。这明月亦是“虚月”，是李白一片锦绣诗心织出的如梦华年。

大湖牵着小湖

□ 邓旭初

那天晴好，游艇划开浩渺的水面，船尾泛起朵朵浪花，我们一行数人开始了天子湖的游览。

天子湖位于湖南邵阳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区，得赧水、夫夷水、资江三水交汇，湖水宽广明净，秀美青山环绕，地理环境优美，周边交通便利。

远程而来，驾车劳顿，小憩后泛舟湖中，洗去一身征尘。湖水清澈，轻波吟唱，站立船头，万千景观尽收眼底。半空中，各种水鸟排排翔飞，啁啾声不绝于耳。近岸处，能见到各种水草在水中摇曳，不时还可以看到鱼儿成群游弋或撞击游船。为了保护生态，天子湖实施禁渔政策，偶有闲鱼单杆垂钓，多杆或网捕就不存在了。

景不在多，有水则美。天子湖虽不及洞庭波涌连天，但水平如镜，与青山相连，与众多古迹相伴。此前，天子湖一直养在深闺。如今，这个美丽的湿地公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纷至沓来。

船上有人惊呼，前方有大片莲藕。导游说，夏天里，当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时，这里人头攒动，观莲赏花者你来我往，熙熙攘攘，是天子湖的一大景观。

游艇离码头越来越远，湖水不断向远方延伸，钻进山坳，拐向夫夷江，一座“百鸟山”渐入眼帘。据附近村民介绍，这座大约一平方公里的小山头，常有几十种鸟类栖息，不愿离去。村民视鸟为友，爱鸟护鸟都成了自觉行动，鸟不怕人，也就越聚越多。鸳鸯、东方

宫门今始为君开

□ 叶子

2022年11月22日，吴山下，中河畔，一处红墙吸引了全杭州城的注意力。墙内，是一座800多年前的皇家宫苑遗址。宫门今始为君开，杭城最耀眼的宋韵IP在万众瞩目中揭开了面纱。

这座沉睡于历史深处的宫苑，在1984年透露了它的消息。是年，在望仙桥至新官桥之间的中河东侧，发现了一条南宋时期的道路。人们认为，它可能与一座宫苑有关。这座宫苑，就是南宋赫赫有名的“北内”——德寿宫。经过数十年考古发掘，德寿宫渐渐“显山露水”，宫墙、便门、水渠、水闸、水池、水井、砖铺路面、大型夯土台基等把遥远的过去带回了现实。

这是一块宝地。南宋绍兴十五年（公元1145年），正是秦桧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宋高宗赵构对他大加赏赐，赐宅地址由秦桧自选。秦桧看来看去，选中了这块“有王气”的地方。十年后，秦桧死了，府邸被收回。又过了七年，宋高宗“退休”，做了太上皇，也看中了这里做自己养老的地方。跟现代人买房置业一样，地段好才是王道。这里从古至今都是杭州城的中心地段，离皇城、太庙、御街都近，离西湖也不远，有事叫得应，去玩也方便。于是，秦桧老宅便被改建“升级”成了德寿宫，宋高宗、吴皇后、宋孝宗、谢皇后……陆续成为它的主人。它的名字也随着主人的更迭而变换：德寿宫、重华宫、慈福宫……一次更名，便是南宋皇室的一段悲欢离合。太上皇寿筵、高宗葬礼、皇太后迁宫、孝宗退位……一个帝国的风云变幻在这里一一上演。

风云散去，曾经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宫苑变成了向公众免费开放的遗址博物馆。它用五个“首次”开国内文博界先河，对“何以德寿宫”作出了精彩的回答：首次最大面积露明展示等级最高、复原研究最充分的南宋皇家建筑园林遗址，首次最大范围系统保护潮湿环境下的南宋建筑园林遗址，首次原址原貌原尺度标识展示南宋皇家建筑形体、首次最大规模数字化复原展示南宋皇家建筑园林，首次系统阐释南宋历史文化及皇家遗产。

重华宫可谓遗址博物馆最大的一件展陈

品。走过台阶，跨过宫门，是一片开阔的露天庭院，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巍然耸立，这就是“复刻版”的重华宫了。不用一钉一铆，以2600立方米木料按宋代营造法式全榫卯结构搭建而成的这座建筑，以最大的诚意还原历史，力求每一处设计都有来历。布局与尺度按照南宋宰相周必大《思陵录》的记载来：“正殿五间、朵殿两间，各深五丈。内心间阔二丈，次间各阔一丈八尺……”主殿正脊上的一对鸂鶒，根据《瑞鹤图》等宋画及相关资料修改了几十个来回。瓦当反复推敲，最后用发掘的德寿宫原配瓦当脱模，才感觉到位。杭州闸口白塔、湖州飞英塔、宁波保国寺……吴越国和两宋时期的建筑实例都成了参考资料。历史文献、遗迹遗址、建筑实例、宋画等交叉考证，考古学、建筑学、历史学、博物馆学、景观学、古代绘画、古代家具和美学等多学科相互交融，才有了这一眼千年的风华再现。

大殿，正中间木质须弥高台上，铺设黄色椅衣、椅头装饰鎏金龙头的两把龙椅首先吸引了视线。为何是两把龙椅？难不成两把椅子换着坐？非也，这其实是南宋初期“两宫并置”独特政治生态的生动折射。正中的龙椅是太上皇宋高宗的御座，靠前的则是孝宗皇帝的御座。宋高宗赵构禅位自己的养子宋孝宗赵昚后，赵昚的态度的确无愧于他的庙号“孝”字。他不仅时不时来德寿宫看望赵构，长期保持“五日一朝”的习惯，还将德寿宫一再扩建，其规模堪比皇城。高宗退位后，对朝政仍有干涉，德寿宫“北内”与皇城“南内”并置，成为第二个政治中心。

大殿两侧分别为茶饮区、博古区的情景复原。宋人有着极致的生活美学。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，是日常四事；金石博古，是文人雅玩。香熏、茶炉、茶碾、茶扫、茶筌、茶壶、茶盏、画屏、青铜彝器、文房四宝……铺陈出生活的诗意，嗅觉、味觉、视觉、触觉全面绽放。可能再也没有一个朝代像宋朝那样，能将日常生活提升到如此的艺术境界了。

德寿宫生活的精致，不仅在室内，也在室外。赵构喜欢山水园林，也爱逛西湖。宋孝宗为孝心，在德寿宫建了大量园林景观，还建了个“小西湖”，又垒石为山以仿飞来峰，“景物并如西湖”。在这处“真是瑶台第一重”的园林里，赵构赏花听曲，喝酒品茶，游园办宴……

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。何况孝宗是真的孝顺，父慈子孝，其乐融融，在皇室中实属罕见。早春，两种苔梅难得同时开花，高宗留孝宗同赏。盛暑，高宗又留孝宗纳凉，冷泉堂前“假山、修竹、古松，不见日色，并无暑气”。两人同至“飞来峰”看放水帘，品尝雪浸白酒和冷饮沉澁浆，听琴观棋，闲话家常。中秋，两帝先到“小西湖”垂钓，进而“过射厅射弓，观御马院使臣打球，进市食，看水傀儡”。晚宴香远堂，千叶白莲铺满池中，两人在水晶御榻上望月对饮，命妃一行奏白玉盏，连隔江百姓都能依稀听到宫中飘散的乐声……这样神仙般的日子，难怪高宗活到八十有余，在中国长寿皇帝排行榜上遥遥领先。

遗址博物馆的用心处，还在于对土遗址的处理。考古界通常的做法是回填。然而，要建立人与遗址间最真切、最直接的连接，露明展示是个好选择。问题来了，露明遗址是很“娇贵”的，许多因素都会对遗址造成扰动。别的不说，水是碰到的首要问题。杭州地下水位高，气候潮湿多雨，容易对遗址产生不可逆的损坏。土遗址要露明展示，“止水”难题必须解决。多方论证后，TAD止水帷幕技术中选，即在地下水用泥板把遗址的四周围上一圈“挡水板”，封堵、隔断地下水，确保地下水处于可控状态。

接下来，就是土遗址的解读问题。如何让考古人员也要花力气才能看懂的土遗址不但能让人看懂，还要好看，又是一道难题。高科技成了破题的关键。3D互动装置、数字投影、动态长卷、虚拟现实、增强现实……在高科技的加持下，土遗址被赋予了生命。每一块铺地、每一处柱础都在光影的赋能下不断“生长”变幻，逐渐还原出重华宫大殿的建造过程。站在遗址现场，身临其境地从皇城出发，经御街漫步到德寿宫，南宋都城的恢宏壮观有质感、可触可及。干涸的水池遗迹也“流动”起来，清莲朵朵，真假假假，真假真真，真假之间无缝衔接，如同梦寐。

遗址活了起来，文物活了起来，历史活了起来。德寿宫的穿越之旅，让我们遇见南宋，遇见那个词人周密口中“追想昔游，殆如梦寐”的南宋，遇见那个史学大家陈寅恪笔下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的南宋。